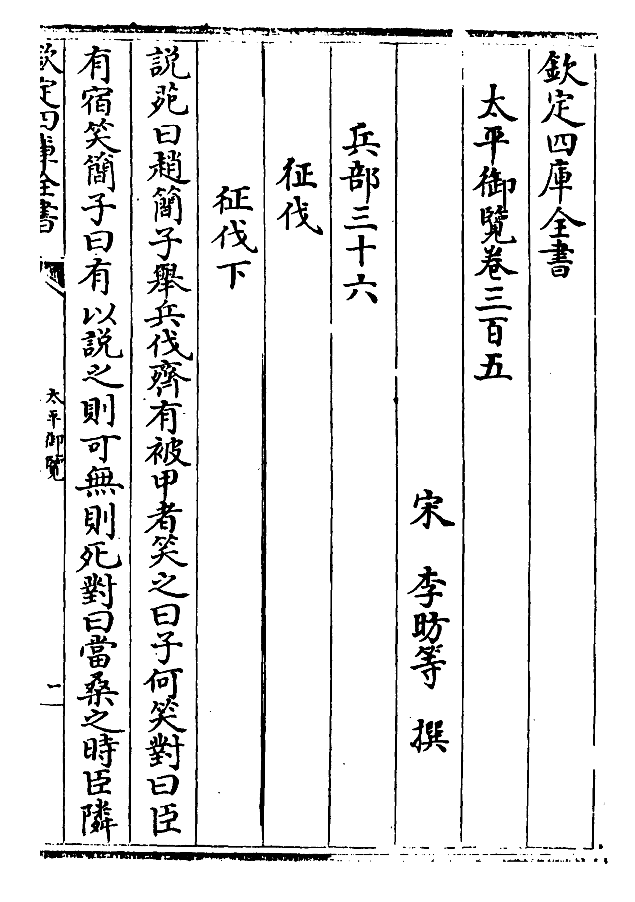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六

征伐

征伐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

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　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則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事而欲富樂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重寶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

示諸乎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應之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西之壇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子西南面大宗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之寶器楚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欣使无兵革之憂大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

鄰國鄰國亦不見侵棄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為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懐忠貞之大義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所觀秦使者憮然無以對遂揖而去使者返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又曰湯居亳七十里地與葛伯為隣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與者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告曰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

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夷維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

自稱萬歲於馬上舞也

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黿

鼉以為梁遂伐越至於紆

春秋後秦語曰陳軫為楚使來見秦惠王曰卞莊子方

刺獸而管豎子止之曰兩獸方食牛食必甘甘必爭爭

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獸

之功卞莊子以為然立待之頃有兩獸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國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

又楚語曰白起將兵伐楚楚人黄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怒必受其弊不如善楚秦王乃止不伐楚約為與國黄歇受約而歸

又趙語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者齒寒

令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

吳越春秋曰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諷諫懐丸挾弾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友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而觀之秋蟬登髙樹飲清露悲吟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縁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黄雀縁茂林徘徊枝陰欲啄螳螂也夫黄雀

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躊躇引彈蜚丸而集其背也

又曰越王勾踐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因此而謀之可乎大夫種曰可破唯君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於是越王曰善哉乃使相者索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名西施鄭旦而獻於吳

又曰越王念吳欲復其讐乃中夜抱柱而哭又復承之以嘯於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是臣下急務也

又曰吳王闔廬将伐楚登臺向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也名武善為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呂氏春秋曰智伯将伐仇繇之國山險無道乃遺以大鍾方九軌仇繇開道迎之人因其道取其國韓子曰智伯鑄大鍾遺仇繇其君大悅除道逆之因伐仇繇也

又曰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敢死者三千人以為前陳進與荆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庫盧西伐至於巴蜀北逼齊晉命行中國

又曰凡人之攻伐也非因利則因名也名實不得國雖欲彊大則勿為攻矣解在乎史墨東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晉趙簡子曰鞅將入衛史墨往觀之反曰蘧伯玉為政未可與技簡子輟不伐衛故曰史墨東而輟不襲衛也

又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

境上戲而侍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挾其侍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卑梁人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景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進楚邊邑堯夷而復去之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鷄父大敗之獲其帥

又曰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

伐也寧國楚臣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莊王聽之遂取陳焉

又曰箴尹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西家之潦經其庭而不禁箴尹問其故曰西家高吾宮卑潦不經吾庭不得瀉焉是吾不禁也箴尹歸適遇荆欲攻宋箴尹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賢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之攻之必無功也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人無食窫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南方地也殺九嬰於凶水水火之怪在北狄之地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大風鷙鳥也射十日而下其九日殺窫窳狀如龍首食人在西方也斷修蛇於洞庭在南方擒封豕於桑林封豕大彘也桑林湯禱旱地

又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

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悅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又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魯襄十一年秦人伐晉以救鄭晉悼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有先渡者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伐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業事匏有苦葉衛風篇名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

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若裁也不材於人言不可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魯叔孫賦曰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又曰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公二十七年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絶舍不救則宋降楚與我絶告楚則不許我告請宋於

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

又曰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以犬戎氏之寶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謂犬戎有不享之罪欲觀兵以伐之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委頓吾聞夫犬戎樹敦樹敦言犬戎立性敦厚師舊德而守純終固師循也純專一也言犬戎氏修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賦天性專一終身不移所以穆王責之不當其有以禦我矣禦應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又曰商皇帝辛大惡于人商殷人本號辛紂名大惡大為人之惡也庶人不忍欣載武王以至戎于商牧再奏武兵於商郊牧野也是先王非務武也恤民隱而除其害恤憂隱痛

又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之人聽命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守城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六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不賀何也申叔時曰有牽牛

而往蹊人之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矣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非以王為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為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後諸侯聞之朝于楚此務崇君之德也始張式為智伯謀張式晉人晉大將范中行子取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已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予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遂滅之

此務為君廣其地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修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莊子曰犀首請魏伐齊季子請勿伐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而笑之公問之對曰笑臣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

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也公悟乃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矣

墨子曰天賜武王黄鳥之旗以伐紂

又曰湯在鑣宫夢神謂之曰夏桀無道汝克戡之

孫卿子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兩帝三王者仁義之兵於天下也

尉繚子曰武王之伐紂也河水逆流左驂霆死地方百里戰卒三萬紂之陣起自黄鳥至赤斧其間百里武王

不罷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誅紂

韓子曰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人以滎其心以亂其政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曰前者胡公東誅叛逆全軍獨尅擒閩間之將斬輕鋭之卒以萬萬計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七

請征伐 出師

軍行

請征伐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子路子貢顔回侍側孔子

四望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蟠音盤）由當一隊而適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刼也）搴（取也）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孔子曰勇哉

史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又曰單于嘗為書嫚太后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高皇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噲奈何以十萬衆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陳勝等起

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没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恐其老未許之援自謂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東觀記矍哉是翁矍音許約反遂遣援

又曰更始鄙王尹尊及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鄙最强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卒然對曰臣請擊鄙帝笑曰執金吾擊鄙吾復何憂

唐書曰李晟以軍功授特進光祿卿尋轉試太常卿大歷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左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未多乃請將兵二千人疾出大散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鍾而還吐蕃乃解靈州圍而去

又曰馬燧討李懷光師次于焦離堡其夜賊將吴同棄太原堡走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

下是日賊將牛俊斬懷光首以降降者一萬六千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吴同等七人以狥其為懷光所脅者赦之燧自從京師至河中凡二十七日上乃下詔褒美遷光禄大夫兼侍中初德宗欲罷兵燧不可請得一月芻粮足以平河中至是果然

又曰德宗幸奉天詔李晟與李懷光合軍拒朱泚時每將出合戰晟必自異衣錦裘繡帽於前親自指道懷光望見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飾以啗賊耶晟

曰晟在涇源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兵遷延不進晟因見懷光曰寇賊偷據天子行在近縣兵柄廟畧屬在於公公宜以時速進晟願以所部傳奉嚴令為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忌之

又曰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為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千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與三千人備一月粮

深入吐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記驅其餘衆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鞭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强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輙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巳皆有獲虜矣

三國典畧曰北齊平廣陵王孝珩曰奈何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國之寄内參羣奸離間骨肉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出萬死先士卒展我力耳

又曰齊主曰今日飲酒樂哉武衛將軍斛律光進曰關西未平人為仇敵陛下亦何樂哉會當馬步十萬三道渡由平道陷玉壁收長安自瓜涼一帶悉在掌握使百官襲冠冕軍士釋介胄然後稱樂齊王謂羣臣曰明日當有此意憂國如家卿輩無及之者平原段王昭出謂光

曰卿勝先帝耶先帝以四十萬攻玉壁不利而還將兵如盤擊水誤即傾覆何容易而輕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出師

易曰出師以律失律凶也

書曰張皇六師肅將天威兼弱攻昧推亡固存無作神羞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

曠夫

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御祭也）受命于祖（告祖）受成于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周禮曰牙璋以起軍旅

又曰類祭先出師告天祭地造祭將與兵造於先祖祭告

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說文云募廣求也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王莽連率韓博上奇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出于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濵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見前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鄭注周禮軍壁曰壘崔瑗中壘校尉箴曰堂堂黄帝設為壘壁尉者主壘壁之事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又曰車駕東歸勑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

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每一發兵彭頭鬢為白

又曰馬嚴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令祭之）帝親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衆時人榮之

又曰馬成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龍振威將軍宋

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又曰涼部叛羌搖蕩四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鄧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餞送

又曰馬援出師詔百官祖道

又曰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事山東未知所寄以鄧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

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晉書曰何曾正元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

又載記曰苻堅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王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霸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

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逺遂重星官

後魏書曰車駕南征以劉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將别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不逮古人度亦不留賊虜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及曲阿且以河東數郡賜卿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四年冬十月甲子詔大將軍大冢

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崔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標出枳關丁卯幸沙苑勞師

三國典畧曰侯景西逼梁湘東王遣晉州刺史蕭惠正率兵援于霸陵惠正辭以不堪舉天門郡守胡僧佑以自代王以為武猛將軍令其進發僧佑謂其子玘曰汝可以青塗門一朱一白吾當以死決之不捷不歸也王聞而壯之厚撫其家謂僧佑曰景便於陸道不㵎水鬬賊

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其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

又曰周遣常山郡公于謹率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志等步騎五萬南伐太祖餞於青泥谷時庾信來聘未返太祖問之曰我遣此兵馬縛取湘東關西作博士卿以為得不信曰必得之後王勿為不忠太祖笑而頷之

白虎通曰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王者將出辭於禰還假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

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於上帝宜于社造于禰

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以告天至告祖先告廟後告天

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

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内

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天知不告

也

又曰遣將軍必於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

祖受成于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舉兵二萬人而即分為七軍如或多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為竒兵

太白陰經曰參七星伐三壘連體十星為十將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揺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

虞子陽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魏明帝善哉行曰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整其旅輕舟竟川傍依於浦桓桓猛毅如熊如虎發桴若雷吐氣成雨旄旌指麾進退合矩

軍行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

騎則載飛鴻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左傳曰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後漢書于冞碑傳曰太宗南臨孟津謂碑曰河可橋乎對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太宗深嘆焉

隋書曰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為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

婦人不入軍臨陣時耳至于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

唐書曰太宗率衆平汾晉至龍門關履氷而渡進屯栢壁

白虎通曰王法年四十受兵何重不絶人嗣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鬬人父子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乘輕車也駕馳千乘也革車千乘重車

也言萬乘之重也一車駕四卒十奇一重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國守依壯斯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軍駕牛養二人主炊家主一人主保國守裝炊二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千里而饋粮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車甲之奉日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

又曰出其所必趨使敵不得往相救也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出空擊虛擊其不意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曰因人結行位也交利而舍軍門為利門左右門為期門以軍營為

轅門以人營為人門兩軍相當為空利也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利軍爭難也

又曰凡據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也視坐處高向陽也巡士謂視前坐處於軍當在高戰降無登無近高也降下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逆也此處山谷之軍也絕水必遠水敵引使渡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之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於客也視在處高水上亦營度其高也無迎水流恐即我也處水上之軍也絕斥之澤唯亟去無流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倍

衆樹不得已專敵戰而會丹澤之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軍之利也而左右倍高前死後生轉便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者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喜一作好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養生處實是爲必勝軍無百疾丘陵隄防必處高其陽而右背也陽者積土所皆當處其陽而右之便也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敵若據山林以附險阻陳待敵陳勿攻趣之因地勢不便有損之衛也背丘勿迎敵背丘陵爲陣無有後患則當隱之乎現勿迎而擊之

又曰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而水便溺也絶澗過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郄大害必亟之勿近也山峻水深為絶澗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水所居朦朧者為天羅陂陁泥濘車騎滅没者為天陷澗夾道深數丈長尺者謂之天郄矣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也用兵長遠六害令敵近信則利敵也凶軍旁有險阻潢漢并生葭葦小林翳薈烏會反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藏處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必水草也漢者池也并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小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所以屏敵之處也

衛公兵法曰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

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首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馬於上立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在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路平道路修理泥淖橋津巡行水草左虞候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

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位甚易若令壘散行牽卒難就萬一賊至何能應變

又曰諸軍計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為方陣應行之兵分為四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戶郎切下同）輜重在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合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

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別戰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列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既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其戰鋒隊橫列相接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長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

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即須相得若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隊等分布使均

又曰請兵馬發行或逢泥淖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修理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闌遺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

又曰行軍沙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黄牛蹤尋之有水鳥

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蘆菼荻蒲之處下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太白陰經濟水具篇曰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筏難以濟渡太公以天艎天船皆質朴不便於用令隨事逐物變化而用之以濟巨川

又曰木罌以木縛甕為筏甕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閒闊五十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而方前置梭頭後置楯左右置棹

又曰槍筏十根為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為一筏皆去鑽刃以束為魚鱗以横括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為三筏計用槍一萬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必濟

又曰蒲筏以蒲九尺顛倒為束束十道繹之以束槍為筏量長短多少隨蒲豐儉無蒲亦用葦筏量大小以濟人

又曰挾絙以善水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

岸立大橛繫定組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曰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而

浮渡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潘坦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八

會兵

麾兵

犒師

會兵

書曰戊午師逾孟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若林言盛多會逆拒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言與衆同心則有成也）

穀梁曰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後漢書曰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大師遣謁者張宗

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馬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

又曰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怨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衆四萬餘人期外合渡河攻訓

又曰吳漢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

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兵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為然

又曰朱鮪聞光武北征而河内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温鞏温並今洛川縣臨黄河故曰鞏河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及士馬

四集旌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又曰吳漢悉發幽州兵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幕大也兵簿軍之士名賬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晉書天文志曰征吳之役三河徐兖之兵悉出交戰於吳楚之地

唐書曰憲宗時鄆州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横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會李光顔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殿議可否皆曰閫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裴度獨以為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而過河之後却退不得須更進擊亦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即纔離水界便至滑出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况弘正光顔並少威斷更相疑惑恐或至遷延然兵事不從中

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即且秣馬厲兵候霜降後於楊劉渡河直抵鄆但得至陽谷已來卜營則兵勢自盛形自不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陽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率六軍趣鄴齊主令羣臣議之廣寧王孝珩議曰今大寇既深事藉機便請使城王便領騎州道兵自土門入聲取并州獨孤永業便領洛州兵

自潼關入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溢口鼓行逆戰賊軍遠來日增疲老聞南北有兵自然應退

摿衆

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命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帝舜乃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摿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伐有苗也軍旅曰摿濟濟衆盛之貌蠢兹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蔽也言其所以討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誥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奸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災之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肆故也辭謂帝命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賛于禹曰惟徳動天無遠弗届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徳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天用勦絶其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又曰羲和湎滛時亂日往征之告于衆曰羲和尸厥官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今予奉將天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徳烈于猛火殱厥渠魁脅從罔治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爾衆士懋戒哉欽承天子威命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止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周在西故稱西土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鮐背之人稱黎老棄不禮敬也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逋逃小人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我治亂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紂至親雖多不若周家之多仁人也

又曰武王伐紂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

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又曰爾衆士同力王室

史記曰太尉行令軍中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後漢書曰齊武王伯升既破甄阜軍乃陳兵誓衆焚積

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晉書曰元帝以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檝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嘆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又載記曰王猛與慕容評戰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

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粮大呼競進

後周書曰太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西圖關中精甲三萬高祖仗白旗

誓衆於太原之野引師即路

又曰太宗征王世充陳兵穀水之上步騎五萬太宗舉旌誓衆曰隋室無道毒被蒼生我國家受命于天寧濟億兆世充敢抗大邦數行侵暴誅殺良善恣其淫酷國家爲百姓除害事不獲巳各宜整爾軍旅修爾器械立勲自効躬行天罰敢有犯命者斬無赦

又曰朱泚亂韋臯於隴州築壇於庭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閒盜據皇宫而李楚琳

亦肩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咸被其毒既不事上安能恤下皋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揩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伏願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麋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追于子孫亦罔遺育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通使於吐蕃以助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故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人體其命也舜以農隙教民以戰畋獵簡練故民安之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禹會軍聚衆復教以進退左右前後離合周旋之度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待事也殷既尊虞夏之教民又作於軍門外復簡試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意也周承三代之教民既已知兵又復聲望誓之軍德薄民俗巧也

又曰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

而危有功之君（王者以有功德者為君長賊臣欲篡殺之）徧告於諸侯章明於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之神山川冢社（冢社者天子大社也）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造就也就造于先祖廟也）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月日師至于某國（至于所征之國與天子會）天子正刑（刑者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殃民無獵田無有虐無毀土功無糞牆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

敵若傷人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正其國舉賢更立明主復職王者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吏立為君奉尊王法復百官之職事矣

論衡曰師尚父為周司馬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仗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蒼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汝不急渡蒼兕害汝河中有此怪獸時時出浮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非覆人船者也

文選曰勒三軍誓將帥元戎竟野戈鋋彗雲

麾兵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晉書曰張重華攻石季龍遣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合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

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絶其後
秋軍乃退艾乘奔擊遂大敗之
又曰陳敏一旦據有之刑政無常不為英俊所服且子
弟兇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遣使密報
征東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應及兵至敏使弟昶及
將錢廣次烏江以拒之錢廣玘鄉人也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
康投募白事於昶昶傾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
敏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内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

敏師萬人將戰未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單騎東奔為義師所斬

梁書曰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高祖詔韋叡率衆會焉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强

劉璠梁典曰韋叡字大懐京兆杜陵人也叡雖有曠世之度涖民以恵愛為本所居必治將兵仁愛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北史曰唐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嘗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永善取下士人競為之用臨陣常著白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之處至今猶稱唐公壘

後魏書曰毛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震於山谷

後周書曰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

為戰鬬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建德中東伐齊帝引兵發京師壬寅渡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帝諸軍八萬人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輙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自思勵

隋書曰李子雄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步伍之容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

唐書曰德宗時鄭權為涇原節度使劉昌從事昌病亟請入覲度軍中必有變以權寛厚善容衆俾主留務既而兵果為亂權挺身於白刃中抗詞以明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士皆戢伏

又曰昭宗時王山都頭楊守信楊復恭稱兵闕下陣于

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喜門是夜令劉崇望守度支軍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于左右俟門開即刼掠兩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啓崇望駐馬慰諭之曰今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軍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係崇望之方略也

五代周史曰世宗至泗州太祖皇帝乘勝麾軍焚郛門

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城之上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饗士

左傳曰宋華元將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

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而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東觀漢記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諸將來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

右賜歙纁千疋

後漢書曰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合戰破之

又曰劉盆子既降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萬餘人皆得飽飫

又曰鄧禹至長安軍昆明池大享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來詣洛陽因循行園林為置吏士奉守焉

後周書曰若干惠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淮南子曰員中規方中矩動成戰止成文可以諭衆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

而不可以享衆

黄石公記曰動為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懐柔而能剛則其國彌光弱而能强則其國彌章一簞之醪投之於河令士衆迎飲三軍為其死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犒師

左傳曰夏齊師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

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三十三年秦師過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也先韋乃及牛也古者將獻饋於人者必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也）行則備一夕之衛

又曰楚子以馹至于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

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且吳社稷是卜豈直為一人使臣獲釁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乃弗殺

後漢書曰岑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

晉書曰桓溫進兵至霸上耆老牛酒迎溫曰不圖今日

復見官軍

後梁畧曰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來逼荆鎮上懼其至送遣禑軍既而與忠結盟并送質子與魏相約為兄弟之親於是聘使往還相望道路

後魏書曰鄧穎從世祖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於率騎數萬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穎為文銘于漢南以昭功德

淮南子曰秦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鄭賈人弦高蹇他

他弦高黨人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為勞三帥相與謀三帥秦將白乙孟明西乞曰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鄭伯乃以存國之賞賞弦高高辭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九

戰上

戰上

尚書曰戰者憚也驚之也

說文曰戰鬬也

開元文字曰仲秋大閱戎衆庶修戰法陰疑於陽必戰是也兩師皆陣曰戰謂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也

易曰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又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為其嫌于非陽而戰也

書曰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春秋曰魯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與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曰吳伐楚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又曰齊郭啟伐莒子將戰菀羊牧諫之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

又曰諸侯代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又曰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

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又曰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又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

又曰里克諫曰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師君失其官帥

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又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

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阨而未成列天贊我也

又曰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子魚曰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又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

又曰齊晉將戰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擒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也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也

又曰晉與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陳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童子何知焉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莒邑名）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邑）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也隧且于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

又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

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也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盈彼竭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

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

又曰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桑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又曰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

又曰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滸臯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子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也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下以禦寒暑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

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人乃止

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知其地利者鄭人卜宛射犬吉宛射犬鄭大夫也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

又曰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

又曰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而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豈憚楚哉焚之而又戰

又曰吳伐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也入用其寵為秦所納也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還泥中秦伯獲晉侯以歸晉曲而怠秦直而怒所以勝也

又曰楚子伐隋軍於漢淮之間隋將季梁謂隋侯曰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隋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戰于速杞隋師敗績若用季梁之謀必勝

矣

又曰吳楚二師陣于栢舉吳子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又曰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三軍萃於王卒萃集必大敗之及戰晉將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師入楚

三日館穀

又冉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

又曰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侯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恤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陣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因楚師宵潰

又曰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

有河曲之戰

又曰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又曰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又曰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智武子曰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制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又曰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
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
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遲速唯命
又曰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
皆出戰交綏

公羊傳曰己巳晉侯及楚戰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

又曰詐戰曰及此何以曰及

又曰晉人及秦伯戰于殽秦敗或曰襄公稱人何貶也君在殯而用師作戰

又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又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

又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地戰不言伐何避嫌也

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與鄭人戰於宋地故舉伐以明之也

家語曰齊國書伐魯書齊卿也季康子使冉求帥左師衛之樊遲為右季氏曰須也弱須遲名弱幼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前有溝衆不肯踰也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季孫德不素著不為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於義既戰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

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玆何學冉有曰即
學於孔子也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也適聞其戰
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樊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
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又曰孔子曰黄帝服牛乗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
阪泉之野
又曰子貢言志曰願得齊楚合戰於漭蕩之野埃塵連
接挺刃交兵

國語曰申包胥曰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人之極不仁則致三軍飢勞之殃不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

戰國策曰魏太子自將過宋水黄徐子曰臣有百戰之術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不勝即墨世無魏矣此臣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請從公言而還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乃與齊人戰而死

史記曰黃帝教熊羆貔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遂擒蚩尤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千尺民常十月初望之有赤氣出如疋練因名為蚩尤旗

又曰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振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

糧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又淮陰侯傳曰信云此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

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

又曰項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霸有天下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

又商君傳曰鞅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

又藺相如傳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

又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盾也

漢書曰漢王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胡陵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大破漢軍

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走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求室家而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騎追急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又張騫傳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又叙傳述趙充國辛慶忌云兵家之策惟在不戰

又西南夷傳曰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水死者四千餘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

又曰蕭何功最盛封酇侯所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上何也

又曰高帝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散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蘄西會垂大戰布軍敗走

又曰趙充國討先零羌久屯聚解弛覩見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何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

又曰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云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